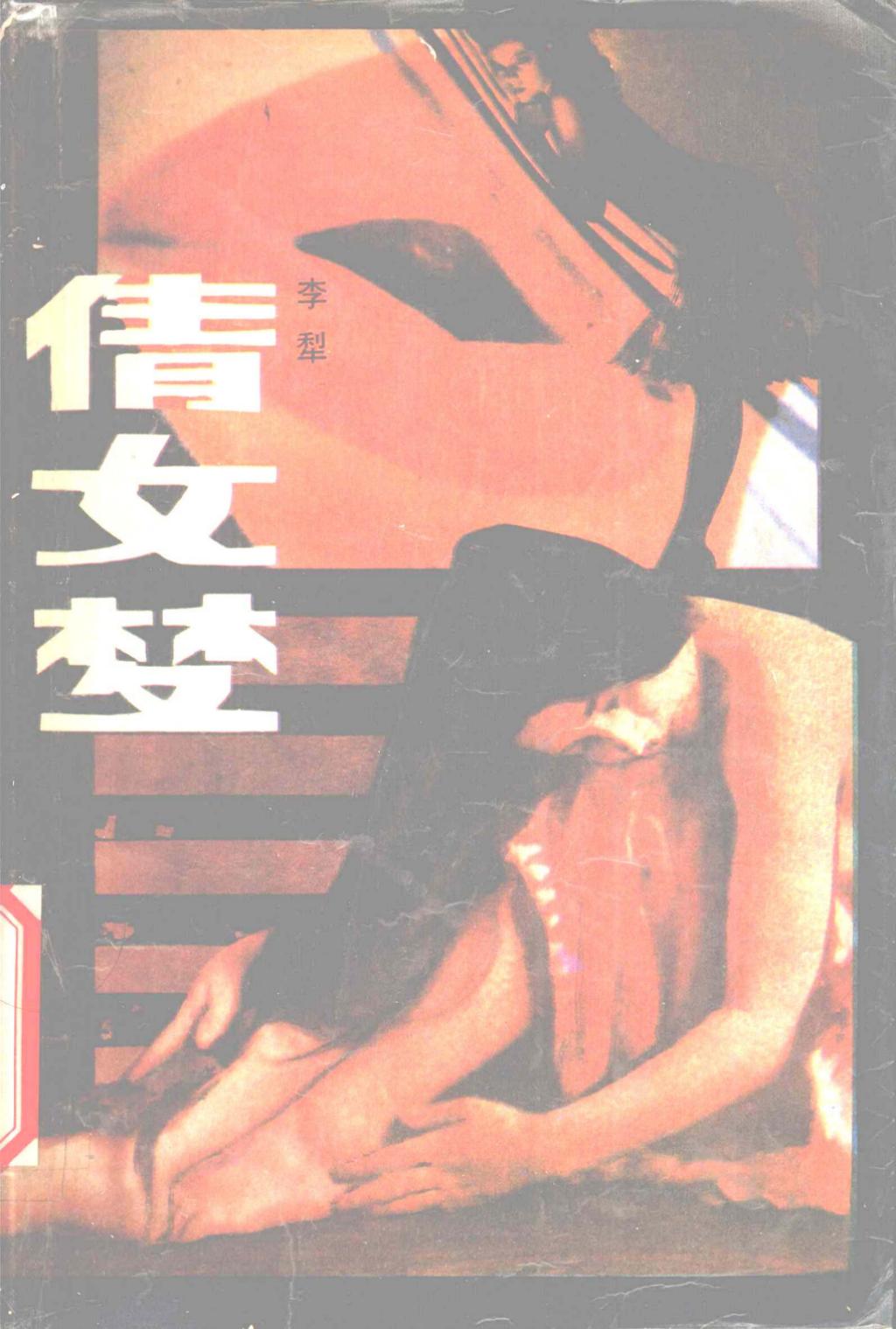


情支楚

李犁



内 容 简 介

游乐场女演员夏南在银行家斯特津引诱下失去了最宝贵的童贞，展开了她不幸的梦幻：吸毒、遭劫、被拘、遭欺诈……直至香消玉殒。而使她遭受如此命运的首恶斯特津，竟是她生母蓝爱兰的第一个丈夫：斯特津在良心谴责下，忏悔赎罪……伴随夏南的生命之旅，妓女曼莉华、安恩，舞女萨比娜、铁姆娜的卖笑生涯也更令人同情和叹惋。小说情节曲折，人物活跳，语言优美。

倩 女 梦

QIAN NÜ ME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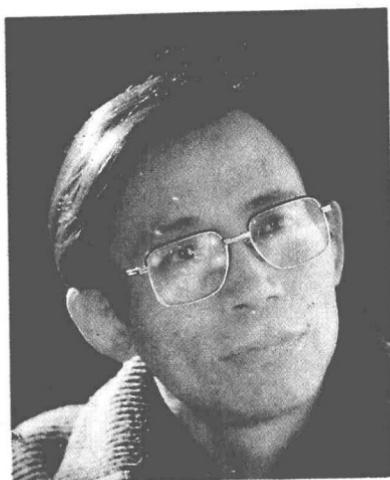
李 翊著

责任编辑：刘明涛

封面设计：翁立涛

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850×1168毫米32开本 8.375印张 2插页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副136号) 195 300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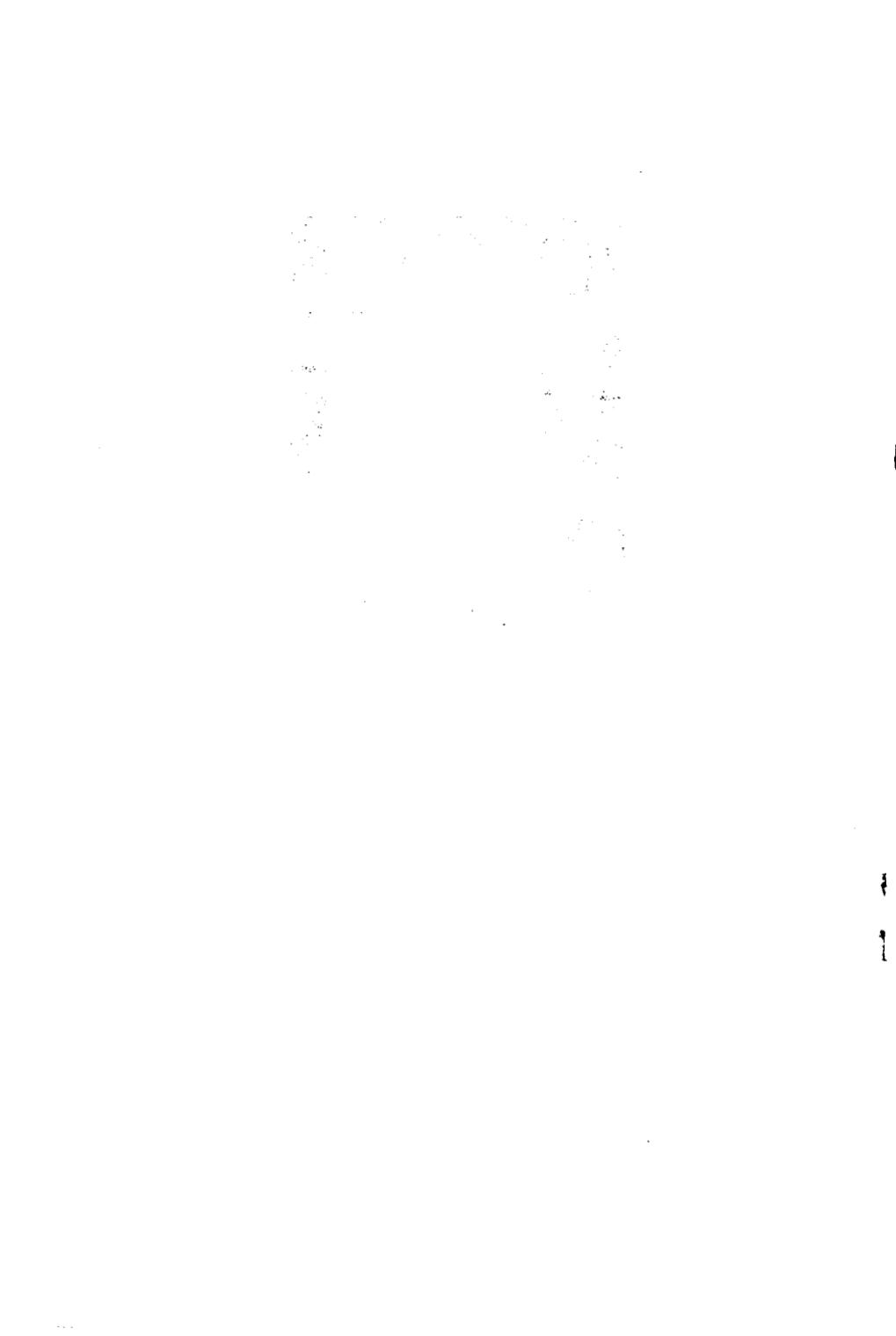
长春兴文印刷厂印刷 1990年5月第1版 1990年5月第1次印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印数：20,000册 定价：4.40元



作者小传

李犁，原名李纶继，1943年出生于辽宁省丹东市。1968年毕业于吉林大学中文系，此后，当过兵，种过地，做编辑、记者，现任吉林日报海外版主编、主任记者。

从事记者、编辑工作之余，写了十几万字的报告文学，大量的散文、评论、美学论文。出版有中短篇小说集《没有国际的芭蕾》，报告文学特写集《一片丹心为人民》。《倩女梦》是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是他的一部力作。



一、山如碧浪翻江去 水似青天照眼明

王安石《泊姚江二首》

迪克：

想不到她有这样大的诱惑力，更未想到她能获得如此成功！

当她刚迈进表演场，望着她那裸露的背部、忸怩的姿态，刹那间，我甚至有些后悔了，后悔我作出的让她替代萨比娜表演的决定。

我这迪克游乐场自从效仿西德阿特兰特游艺场搞美女裸体表演以来，不！更确切地说，在阿特兰特游艺场的启示下，我创造了人体美艺术表演以来，已经公演了五百多场，几乎场场爆满，在美国西部，特别是在加利福尼亚州获得了极大的成功。正如银行家斯特津所形容的那样“门庭若市”。游乐场外，出租汽车业、清凉饮料业都生意兴隆，甚至拉斯韦加斯赌博用的“老虎机”也搬来了。门前车来车去，人来人往，熙熙攘攘，热闹非凡。

但是随之而来的是顾客的（我称他们为顾客而不是观众）口味难调，有人提出女人的选择要有多种风格，要丰富多彩，不光有美洲型、欧洲型、非洲型的女人，还必须有亚洲型。可是，说说倒容易，弄几个东南亚、印度、台湾的姑娘并不难，

但真正的亚洲型美女并不容易找啊！特别是中国大陆人，他们讲究礼仪、讲究关系，女人又注重贞操，只有她们才能称之为真正的亚洲型。我找过泰国的、缅甸的姑娘，但是，往往都是些连屁股都不会扭的“鸡雏”，缺乏基本的素养。如果让她们出现在游乐场中央的玻璃罩中，那数百个、上千个窥视孔就会立即关闭，顾客们不仅不会向窥视孔投放硬币，还会发出“嘘嘘”的起哄声。

据介绍人说，夏娜不仅是亚洲型的美女，还是属于现代派类型的中国姑娘；她不仅长得美，会跳迪斯科，难能可贵的是她还受过高等教育，是中国一家著名芭蕾舞团的演员，虽然不是一流的名角，但她功底之深令人刮目相看，她的确是个人才啊！

人才，人才算什么呢？到了我这里，就看你能不能用自己款款的步履、柔软的腰肢、多情的神采来打动顾客的心，吸引住顾客的注意力……有了这一切，才说明你是迪克游乐场的人才。

在排练和预演时，她体态轻盈，表演自然，仪态也很大方、自如，可见她的基本功是很扎实的，因此，我才突然决定让她代替萨比娜。可是在她进场的一刹那，我突然发现她步履迟疑、举止滞呆、表情紧张……她这是怎么了？难道一个受过多年艺术熏陶的大学毕业生，一个有舞台实践经验的舞蹈演员会怯场吗？不好！这是失败的征兆。正当我处于慌乱之中，不知为什么场内突然爆出热烈的喝彩声，这突然变得热烈的气氛，解除了我的疑虑。

在顾客们“嗷嗷”的叫好声中，我陶醉了。我由衷地高兴，我为自己的慧眼，为今晚上的决定感到自豪。还有什么能看到自己的“杰作”受到人们的欢迎而使人愉悦的呢！看

来，夏娜将是我这迪克游乐场冉冉升起的一颗明星。

今天，她扮演的是《创世纪》中的夏娃。巧得很，她的名字叫夏娜，和夏娃还是谐音呢！她那光滑圆润的肌肤，在淡蓝色的荧光灯下显得格外有诱惑力；那丰满的胸脯和纤细苗条的腰肢，加上那带有几分愁容的神色，使人感到她就是人间第一个女人夏娃，她就是那个被天主贬到人间的夏娃，但她是亚洲型的夏娃。是的，很难说上帝创造的夏娃就是欧洲型的，也很难说夏娃的确切年龄。近年来有人说夏娃是幼女，有人说她是少女，不管怎么说，她是上帝创造的人类之母，那么她就应该是有青春活力的女人，而且必须是个能为亚当所爱的美女。

她伴随着海顿的清唱剧《创世纪》的音乐，在大玻璃罩内翩翩起舞，那优美的舞姿，象泛涌的碧波，象婀娜飘曳的柳枝，象轻盈的浮云，象令人眼花缭乱的朝霞。

顾客席上骚动起来了，有人叫好，有人鼓掌，有人赶忙向收款机投着硬币……

看来，我的心血没有白费，我改建游乐场的美元也没有白花。

那古罗马式的表演场在一个倒扣着的锅形玻璃罩下。玻璃罩把表演的人与顾客隔离开来，使顾客产生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感觉。

观众座席的设计也别具匠心，每个顾客都有一个封闭的包厢，包厢里有一个窥视孔和收款机，在观看的兴头上，窥视孔自动关闭，顾客只有向收款机里投放硬币，窥视孔才能自动打开，使他看到想看的一切。

我坐在经理办公室里，用闭路电视监视着表演场内和顾客席。我将严格地根据雇员的表现付给她报酬，我也将依据顾客的好恶来向雇员提出新的标准和要求。因此，我特别注意顾客

的神色，因为他们是游乐场的“皇帝”，他们的兴趣与爱好，将决定我口袋里金钱的多少。

银行家斯特津不停地咽着口水，眨着小眼睛全神贯注地盯着夏娜，也许他真把玻璃罩子当成伊甸乐园了。他是“中国通”，曾经在中国呆了很多年，说一口流利的汉语，因此，他对中国民俗风情的了解，并不亚于那些研究中国的专家。他经常光临游乐场，看得出，他喜欢美女，特别是喜欢那种文静、内向型的美女。有一次，在我的办公室里闲聊时，他突然给我提了一条建议：“为什么不选一两个东方型的美女呢？”他故意把话说得漫不经心，以证实他是偶然想起的，并没经过酝酿。

为了欣赏东方美女的风姿，为了祝贺夏娜首次登场，斯特津提前一小时就来了，他在办公室、化妆室前转悠了一会儿。终于忍耐不住，闯进化妆室和夏娜用汉语攀谈起来了。本来这是游乐场的纪律所不允许的，可是斯特津毕竟是斯特津啊！夏娜又是初来乍到，权势和无知，纪律和规定对她都是无效的。我看得出，夏娜对“中国通”的斯特津立即产生一种“他乡遇知音”之感；而斯特津则饶有兴致地欣赏这位东方女性。是的，他一定相中了夏娜，也许演出后，也许一两天内他就会来找我，可能提出要带夏娜去华盛顿广场的红玫瑰饭店聚餐。

那位三十多岁的广告经营公司的经理苏索尔刚离婚不久，最近，他不断地光顾迪克游乐场。看来，我的远见卓识是初见成效了。有身份有地位有知识的人是不会贸然公开闯进那些肮脏廉价的酒吧、脱衣舞厅，以及那些挂羊头卖狗肉的蒸汽浴室、按摩诊所的，可是他们过剩的精力和时光总是要消耗的呀！我这个以人体美欣赏为宗旨的游乐场无论从心理上、道义上，还是社会公德上，都是无可非议的，特别受到了斯特津、

苏索尔这样有地位的人的欢迎。因为他们可以正大光明地来。

看，苏索尔对着窥视孔，嘴角的口水都要淌下来了。突然，那无情的窥视孔对他关闭了，他连忙向收款机塞进一枚硬币，窥视孔打开了。他趴那儿，两眼紧贴在玻璃上，那样子，恨不得把表演场上的夏娜一口吞下。

那位颓丧的大学生两手抱着肩头，仰起脸望着天花板出神。噢，他是没钱了，窥视孔当然对他不客气，可是夏娜的魅力又使他不忍离去，因此，他只好仰躺在那儿闭目养神……。

本来，迪克游乐场光顾的大多是社会名流，但是，大学生却有相当数量的人在这儿留连忘返，原因是我对他们采取了优惠待遇。要知道，在野党的总统候选人和大学生，只有这两种人的前途是未知数，对他们怠慢不得呀！应该再优惠他十分钟。顾客是我们游乐园的皇帝，给他优惠十分钟，他还会想方设法再弄点钱光临的。我拿起话筒，把这个想法通知管理员。看，大学生象打了强心剂似的，又来精神了！他一边感激地叨咕着“谢谢！”一边贪婪地望着窥视孔。

游乐场四座是如痴如狂的红男绿女，他们的喜怒哀乐五花八门，简直让人难以琢磨，一位男子看着看着，竟然抱住身边的女郎用力地吻了起来。

看来，夏娜的成功是当之无愧的。

我们美国人讲究的是感官享受，所以，达尔文的“适者生存”是我和我相当数量的同胞所崇拜的金科玉律。消费至上主义和享乐主义之风盛行，道德、节操和责任谁去遵从呢？同性恋、吸毒，成为时髦的社会现象，结婚的越来越少了，而离婚的却越来越多，这就是我们美国的现实生活。迪克游乐场的实质是为追求感官享受的男女作为性追逐的补充。因为宗旨和实

质都是明确的。但是没有想到，一个逃离中国大陆的姑娘，却获得如此惊人的成功！

好！夏娜抖掉身上的披纱，赤裸裸的，象彩虹一样将腰身弯蜷着，身上每一处曲线、颜色，都展示给顾客，此时此刻，顾客几乎达到了销魂的境地了。

突然，我从电视荧光屏上看到她眼角上噙着晶莹的泪花。
她哭了。

为什么呢？

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统治下的国家，来到了自由世界；从严肃、讲秩序、讲纪律的社会环境，来到一切都开放的美国，从感情上，一定会起急骤的变化；所以，她从事这种裸体表演也会浮想联翩的，因此，羞涩、困惑，甚至激动得流泪了也都是正常的，但是在表演中我绝不允许神情异样，那样会砸锅的。

我拿起感应麦克，轻轻地对她说：“夏娜，注意神情，再坚持两分钟就结束了。”

音乐变得缓慢了，纤弱了。

“夏娃”偷吃了智慧果以后，静静地躺在伊甸乐园里，她躺在那儿想什么呢？她一定把一切都想得那么美好，一切都将随心所欲，因为在伊甸乐园里嘛！

她仰躺在那儿，在橘黄色的逆光下，她那苗条身体的曲线，显得格外优美……

当她走出表演场时，竟泪痕满面。也好，夏娃被上帝撵出伊甸园时，应该是痛苦的。

“笃笃！”是谁敲响了我的门？也许是斯特津，也许是苏索尔。不行！谁也不能带夏娜吃夜饭去。这儿不是妓院，不接客也不陪客，再说，夏娜初出茅庐，是个不可多得的明星啊！

夏娜：

当然，我也未想到会获得这样的成功！刚出游乐场，我象个明星似的被人们团团围住了。有人为我拍照，有人拿着录音话筒向我提问题，还有人递过本子让我签名。在中国，我曾见过我的蓝姐在演出后被人这样崇拜过。

“您是怎么从中国大陆来的？”

“谈谈您对美国的印象？对里根总统有什么看法？”

“您喜欢什么样的朋友？对同性恋感兴趣不？”

“谈谈您个人的经历吧！”

.....

这些问题对我都十分敏感，让我如何回答呢？真讨厌！我一概拒绝回答。

我是个幸运儿，国内的生活对我来说一直是一帆风顺的。

我们学院去年芭蕾专业的毕业生有二十多个，分配到芭蕾舞团只有两个人，而我就是其中之一。就业务来说，我并不算是团里的尖子，况且又是初来乍到，别人对我并不了解。

我们团第一次排演著名芭蕾舞剧《吉赛尔》，窥视主角的人起码有十几个。是啊！世界公认，能主演《吉赛尔》的演员就是明星！谁不想当明星呢？我，一个大学刚毕业的女学生，虽不见经传，但我也要尝尝明星的滋味。于雨和他父亲经过努力，我，终于要演吉赛尔的A角了。

由于我，芭蕾舞团沸腾了。

记者终于找上门来了。

那是一天下午，我练功后，洗完澡正在房间里休息，有人在敲我的门。我不耐烦地喊了一声：“进来！”

这时，门轻轻地推开了，先露出一张白皙的脸，上面镶嵌着一双格外明亮的大眼睛，那眼睛里含着笑，似乎在向你问

候。她有二十四五岁，个子高高的，肩上背着一个普通的挎包。

“夏南同志，我是记者，我想和您谈谈。”她跨进来，自己先找个空地方坐下，慢吞吞地对我说。

一听她是记者，对她的好感，一刹那间全消失得无影无踪。是的，我对记者没什么好印象。去年，一位记者采访了于雨，了解他父亲为他从房产局弄的那套房子的事。一周后，报上就点名批评了于雨，还好，给他父亲还留了点面子，不过那一套三居室的房子象肥皂泡一样的没了，所以，于雨一想起这件事，就骂记者的娘。这位女记者，今天不请自来，又是为什么呢？

我有些忐忑不安地问：“不知您要我谈什么？”我穿上了外衣，规规矩矩地坐在床边，等她提问。

她咯咯地笑了。我发现她笑的姿势很美，声音也非常清脆。心里禁不住想：象她这样素质，应该作声乐演员。

“不要想得太多，我们随便扯扯，我没有别的意思。”

她真的天南海北扯起来了。

我从她的言谈中感到，她并没有恶意，也感到她是一个开朗、活泼而又热情的人，于是，就把我争演吉赛尔的心理活动向她倾吐了出来。她认真地听着，而且神情也变得严肃了。

尔后，她向我提出了一个又一个严肃而又令人深思的问题，应该说，这些问题的确让我难堪。

“于雨的父亲作为领导干部，干预你的毕业分配，为儿子弄房子，又为你争演主角，你不认为这是以权谋私吗？”我发现她把“您”换成“你”了，尽管她提得严肃，但是口气却很平和。

“论资历，论业务水平，你不如一些老演员，而你却受到

极特殊的照顾，难道你能心安理得吗？特别是争演吉赛尔这个角色这件事。你再想想，一个人做自己并不是力所能及的事，那不等于给自己套上枷锁吗？演不好，无论对全团，还是对你个人。难道不是一个损失吗？那还如何谈起明星这个词呢？

“再说，你和于雨年纪都很轻，生活的道路还很长，你们应该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创造生活，千万不要靠恩赐、靠撞大运去谋取自己不该得到的一切，否则将一失足而成千古恨啊！”

她说得很有道理，但是，我并不想照她说的去办。然而，鉴于以往的教训，我和于雨商量之后，第二天我找到团长，辞去了吉赛尔这个角色。

这真是一举两得的事情，报上不但没点我的名，我还交了她这个记者朋友。她叫程华。

尽管程华是我的朋友，但是我对记者还是有些怵，特别是怕那些象粘糕似的刨根问底的记者。

当然，这些蓝眼睛、黄头发、大鼻子记者并未粘我，但是我还是小心些好，尽量不给他们留下什么蛛丝马迹。我怕他们，怕他们发表关于我的任何消息和动态。

一年来，我想念母亲和蓝姐，也想于雨。我随芭蕾舞团来美临上飞机时，他还悄悄地对我说：“南，顶多半年，我们将在美国相会……”然而，一年过去了，我得不到他们的任何消息，也许他们也得不到我的消息，他们绝对不会想到我会在这里作这种工作。因此，我现在也很想念那位大眼睛的记者程华，我现在越想越感到她那番话的确是语重心长。

不演《吉赛尔》后，我当然很悲伤，也很难过。于雨也气愤地说：“咱们国家就是压制人材，要是在美国，象你这样的早就飞黄腾达了……”

可现在的事实是，是……

望着眼前的记者们，我突然在脑海里闪过这样一个念头，应该通过他们，让全世界都知道我的遭遇，我的苦恼，我的思念……不！不行！可想而知，《大陆中国的舞蹈演员在美国表演裸体舞》这样一则消息会带来什么后果，我真有些不寒而栗。

一年来，我隐姓埋名，躲开了记者的追踪，那红极一时的夏南在美国人的心中成了“？”和“X”。就让这种状态继续下去吧。我真有点心灰意冷了。

我推开殷勤、热情的记者们，只是摇着头，并不说话，向门外走去。

萨比娜的汽车早就停在那儿了。她坐在方向盘前，向我作了个鬼脸，我明白，她是在向我祝贺，祝贺我表演成功。我向她眨了眨眼，表示了我对这一切无所谓的情绪，然后钻进了她的汽车里。

“夏夏！”她总这样称呼我，也许算是一种爱称吧！

她手扶着方向盘，望着车前方川流不息的人流、车流，对我说：“我们现在不能回家，先上超级市场，再上运动场，然后在金门桥把他们甩掉。”

“好吧。”我有气无力地答应了她。

她指的“他们”是记者。因为记者的车肯定在盯着我。美国社会是竞争的社会，记者们不弄到我的底细，不抓住什么“爆炸性”的新闻，他们不会善罢甘休的。

“夏夏，方才门口有人出一百美金要您的情况……看来，有人注意您了哇！您会成为明星的。有个秃顶的男人在门外堵着问我：‘夏娃是大陆中国来的？’我回答他：‘无可奉告！’他却说：‘听她那口普通话，就知道是北方人！’看来，以后你真得把嘴封上啊！有人对大陆中国来的人十分感兴趣。”

趣，再说，旧金山的华人多得很啊！”说着萨比娜摆着她那长长的披肩发，戏谑地笑了。

萨比娜今年二十二岁，在加州大学学新闻，同时受雇于迪克游乐场。和她形影不离的还有位黑人姑娘钦姆娜，是她的校友，学心理学的。我们住人合住一套房子。一周前，迪克经理把我介绍给她们，并把她们住的房子拨出一间给我（房费由迪克付），她俩对我都十分热情友好。我发现她们的生活习惯与众不同，她们有饭一起吃，有钱一起花，并且不带男朋友回宿舍过夜。几天来，因为准备表演，我一直处于紧张状态，她俩花了不少时间帮助我。因为钦姆娜要准备明天的考试，所以没来陪我，而萨比娜不仅未上课陪了我一天，晚间还用她的车接送我，这真使我有些过意不去。

坐在小车的后排座里，我掏出迪克刚发给我的佣金点点了。这是我来美国后第一次享受的周薪，二百五十美元，真令人激动啊！在中国我每月的薪金才五六十元，而在这每周就这么高，比我认识的一位《波士顿晚报》的高级记者的薪金还高。看来，在美国要是路数对了，出名也容易，赚钱也并不难！迪克把钱递给我时说：“夏娜小姐，好好干吧！干好了，每周最高可赚八百美元，给个总经理也不换啊！”

我点着钱，准备拿出五十美元给萨比娜，她有个瘫痪的老母亲在衣阿华州要她照顾。她的生活很拮据，一般美国姑娘洗手架上摆满了化妆品和美容品，而她的洗手架上却空空如也。她们吃得也随便，虽然偶尔也上饭馆打牙祭，有时却一连几天在家里啃面包，吃煎黄豆。

我刚要把钱塞给她，她似乎从小车的反光镜里看到了我的动作，就如同窥视了我的心理似的，说：“夏夏，我不喜欢钱，也不要钱！我对钱就象对男人一样，腻了！见了就恶

心。”

又是交通堵塞。她搂了一下手闸，小车停了。她回头说：“在我们这里，挣得越多，胃口越大，慢慢的，人就放弃了生活中美好的东西，一心一意地赚钱。如果两年前我不回大学念书的话，我也会和别人一样，开始贷款，扩大生意，购置房子，买新汽车，买家具等，一旦缴了定金，我便成了分期付款的奴隶。那样，我哪有权利按自己的想法生活呢？那我们也就成了挣钱的机器。当然，在迪克这儿，我们也是一架肉感的机器，可是我们毕竟还有一定的自由啊！这钱，您就先存起来，会有用场的！”说完，她踏了一下油门，推了推变速杆，小车又慢慢地向前蠕动着。

“注意，夏夏！”萨比娜向我发出信号：“前面就是著名的华盛顿广场，我带您在北滩兜兜风，见识见识旧金山真正的夜生活吧！”

只见街道两旁一家挨一家的裸体舞厅和夜总会，门前霓虹灯不断地闪着一些英文字：“一丝不挂”、“上下脱光”，看来，迪克游乐场并不是独家经营啊！霓虹灯下，橱窗里挂着不少裸体大照片，人行道上不少红男绿女拿着女人相片在招揽顾客……

据萨比娜讲：美国法律是禁止娼妓的，但是，披着各种合法外衣的妓院却遍布全国，诸如“按摩院”、“陪伴服务所”、“裸体照相馆”、“蒸气浴室”、“性生活训练班”等等，名目繁多，五花八门。这些场所，只要顾客一走进门，老板就拿出一堆又一堆妓女档案任凭挑选。看来，迪克游乐场和他们比起来，真是干净得多、文明得多啊！

来美国一年了，这一年是怎么过来的，我自己也说不明白。虽然有关部门通过移民局给我办了“绿卡”（即取得无所

属身份，取得永久居留权，五年后可以申请为美国公民），承认了我在美利坚合众国土地上的合法存在，我可以大模大样去找工作了——不必象那些非法越境者那样偷偷摸摸地担心移民局或警察局检查身份证件。可是，我的苦恼又有谁知道呢？

我用“政治避难”的原因取得了在美国的居留权，也因此受到美国一些人士的欢迎，一时间，我在美国东部地区红得发紫。尽管我拒绝在电视里露面，拒绝记者采访，也决心不发表丑化和有损中国的任何言论，可是美国各大报还都以头版头条刊登了我的消息。有的称我是“光明的热烈追求者”，有家报纸还说我是“献身艺术的伟大女士”，但是，我忘不了那家颇有影响的《纽约州报》的标题：“争当主角的演员，大陆中国的逃兵”，它深深地刺痛了我的心。

我是要当主角的，想当元帅的士兵是个好兵，那么想当主角的演员有什么可非议的呢？

我辞去了吉赛尔A角后，一直处于苦闷彷徨之中，然而，于雨给我剪辑的一则资料却启发了我：

年仅十六岁的波士顿芭蕾舞团无名小辈爱德拉·托恩，从未演过《吉赛尔》，只是学过其中的一幕戏，但是，当赫赫有名的客座舞星维奥莱特·维迪因脚部受伤时，托恩奋斗了三天，体重减了七磅，她担当了压台主角，终于获得了成功。在星光月色的映照下，吉赛尔随着优美、肃穆的乐曲，同她那些渴望复仇的幽灵伙伴们轻舒舞步……

托恩的一鸣惊人将给人……多么大的启示，这则资料使我否了程华那曾感动了我的一席话，给了我来美国的信念。

我正是带着这个启示来到美国的，我满腔热忱地来到波士顿芭蕾舞团，我相信他们会重视我，也希望我能得到托恩那样的命运。可是，他们却客气地拒绝了我。据有人给我透露说，